

2013

中国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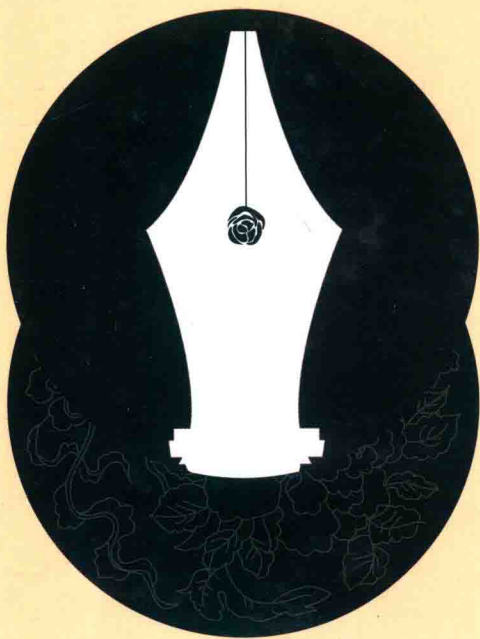
随 笔

主编◎王蒙
分卷主编◎潘凯雄 王必胜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2014
太阳鸟文学年选



2013
中国最佳随笔



主 编 王 蒙

分卷主编 潘凯雄 王必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3 中国最佳随笔/潘凯雄, 王必胜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 7

(太阳鸟文学年选/王蒙主编)

ISBN 978 - 7 - 205 - 08886 - 6

I. ①2… II. ①潘… ②王…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7058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 - 23284321 (邮购) 024 - 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 - 23284191 (发行部) 024 - 23284304 (办公室)

http: //www. lnpph. com. 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2

字 数: 34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丽竹 陶 然

封面设计: 小 北

版式设计: 孙志武

责任校对: 高 辉

书 号: ISBN 978 - 7 - 205 - 08886 - 6

定 价: 49.8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 蒙

执行主编 林建法

编 委 林 非 叶延滨 王得后
张东平 孙 郁

分卷主编

散 文 卷 王必胜 潘凯雄

随 笔 卷 潘凯雄 王必胜

杂 文 卷 王乾荣

诗 歌 卷 宗仁发

中篇小说卷 林建法

短篇小说卷 林建法

序

潘凯雄

同一件事持续地做下去，从个人心态上说一般总是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开始是新鲜，继之是麻木，最后是厌倦。以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选年度最佳随笔这件事来说，这已是第十三个年度了，那新鲜感的确早已过去，至于麻木与厌倦倒是因为不敢懈怠而被压抑与克服，毕竟自己也是从事编辑工作数十年，深知应下这份活儿的责任。然而，年复一年，虽不敢懈怠，但从接手这活儿一开始就有的困惑不仅始终没有解开，反倒是有愈来愈深之势，那就是从文体上看，这随笔的边际到底在哪里？每年从数以百万字的作品中选出这30余万字，总是要悄悄地追问自己：这些果真都是随笔？有些将其视为散文又有何不可？坦率地说，本人每年都会为此而纠结不已。为了给自己纠结的心灵有个交代，也是从大量阅读的实际出发，我只能说随笔这种文体在当下的确是越来越“随便”了，它的边际也越来越难以廓清，不过它至少比论文要“随性”，比散文要“随理”。这似乎也成了本人选文时所遵循的大标准，本次入选的40余篇随笔佳作大抵就是如此。

只要读读入选的这40余篇随笔佳作就应该承认本人的这种判断大致不谬，无论作者的选材如何，总是不难从中读出一个“性”（情）字、一个“理”（性）字，或是巧妙地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像王蒙先生的《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冯骥才先生的《底线》、沈宁先生的《现今中国只有富没有贵》等篇什大抵就是属于“随性”一类，这些论题完全可以用论文文体来完成，或许还可以论述得更充分、更逻辑，然现在诸位作者呈现出来的这种随笔式文体则更痛快、更俏皮，更易于为普通读者所阅读、所接受；再

如王安忆的《蝉蜕》、范曾的《准将的肩章》、邬大光的《永远的校长——梅贻琦》等篇什都是写人的，但细读下来又会发现这样的记人方式似乎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传记文字和怀人散文，性与理的糅合让读者在对这个人物留下难忘印象的同时又不免引发若干思考；而像陈忠实的《儿时的原》、迟子建的《谁能让我带走星空》和汤世杰的《光禄古镇的如银秋夜》诸篇将他们视为散文的确不会有什么歧义，但又总以为似乎更偏于随笔的那个“随”字。其他如读史者、忆旧者、品书者、赏画者、观景者，取材尽管各不相同，但又莫不可用一个“随”字来描述。

究竟应该如何看随笔的这种文体边际在当下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廓清的现象？我在想：只要不是抱着“吊书袋”的死理儿，特别是如果从一般读者阅读接受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对此给予积极的评价。单说比论文要“随性”，比散文要“随理”这两点，我觉得就是一种贡献，它至少可以更适应相当一部分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这里说的“适应”与“迎合”无关，而是一种正中下怀的满足，毕竟我们读者的需求与构成实在是太丰富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认识与表述是否有“生拉硬扯”、“强词夺理”之嫌，但我目前的确就是这样认识并以此作为解除自己心理纠结的回答。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目前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年度最佳随笔选的模样。是耶？非耶？敬请大家不吝赐教。

最后的三层意思是每年写这篇文字时必须重复的：首先，许多作家对本书的成稿予以鼎力支持，对此我深表谢意；其二，恕本人孤陋寡闻，少数入选作品之作家一时无法联系上，唯因不忍割爱，故未先得征得其同意就冒昧将其大作入选，在深表歉意之时，也请他们在见到本书后及时与出版社联系；第三，限于本人学识及阅读量所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见谅。

是为序。

目 录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 王 蒙	1
底线 冯骥才	6
现今中国只有富没有贵 沈 宁	8
吴仁宝的遗产 何建明	14
飞机、壁橱及衣裳 李敬泽	24
选举的别样功能 钱满素	27
方言的纠结 孙小宁	36
北京的霾与西双版纳的雾 张 长	40
文人的长短 李国文	44
德国杂感 罗瑾瑜	54
书房的滋味 黄桂元	62
汪曾祺与黄裳 孙 郁	65
他留下的绝笔 丹 晨	72
蝉蜕 王安忆	76
莎菲也会老的 李美皆	85
“最是文人不自由” 王 龙	97
念念在兹，章贡合流 李 辉	112
从一帧照片想起 余秋雨	124

准将的肩章——记戴高乐将军 范 曾	132
儿时的原 陈忠实	141
随笔二则 韩少功	154
谁能让我带走星空 迟子建	158
在苏格拉底被囚处 周大新	161
光禄古镇的如银秋夜 汤世杰	165
到平江路去 范小青	180
老茶 邵 丽	185
滚动的黄河 冯俊科	190
盛年 周晓枫	194
拉煤记 吴长忠	205
莱山之夜 张 炜	210
关于“老年”的笔记 赵 园	220
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 吴 亮	228
让灵感咬破诗心 车延高	245
布莱尔的孩子和卡梅伦的猫 朱铁志	250
莫言了不起之种种 刘再复	254
日消情长 安妮宝贝	259
献给热爱博物馆的朋友们 赵 玫	266
刘禹锡四章 潘向黎	270
因循疲玩论 卜 键	279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祝 勇	285
八大山人二记 陈世旭	305
黑衣僧远去 肖复兴	314
爱你，恨你，想你 李 舫	325

奈何时间 吴克敬	329
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邬大光	339
埋葬记忆 范若丁	347
我心中的郭沫若先生 杨牧之	351
坚贞者，变节者，自首者 胡 平	358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

王 蒙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应接不暇。当年电视机的出现已经引起过困惑：一面小小的屏幕，提供了一点文化含量可疑的声像信息，竟然吸引了那么多受众，许多有识之士预言电视热将迅速冷却，但这种冷却并未成为现实。事实证明，传播技术正在日新月异、昂首阔步地征服一代又一代人类。

而控制板的使用也引起过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忧虑：改变注视对象的超便捷性可能对于认识主体的专一性、责任心、后续性产生负面后果。电脑的出现则是一件空前大事，电脑的功能齐全与涵盖巨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飞速更新换代的电脑们正在改变着或已经改变了许多智力劳动与精神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法与性质。电脑正在改变人与生活、工作、著述、国防、治安、权力运作与观念。数据库的存在与从网络上调出资讯的方便，正在使认识与操作主体日益依赖已有的、现成的与千篇一律的数据，使自己的精神活动受到库存数据与现成信息的侵入、牵引、暗示，与无所不在的影响。不论是写论文，还是写入党申请书，还有订餐、诊病、交友、做生意，不论是企图闹什么颜色革命，还是要进入各色人等的私密世界，都可能得到网络的帮助或者贩卖，同时也受到网络的掌控。资讯的贮存保藏、搜寻联想，即过去令人艳羡的博闻强识，已经不再依赖学者的大脑与意志，而是取决于电脑网络的突飞猛进与电脑网络技术操作的出神入化。电脑大包大揽了原来人脑的部分工作，帮助着人，也训练着人，乃至指挥着、改变着人。有了电脑协助，改头换面、举一反三、东拉西扯、旁征博引、复制粘贴，乃至模仿抄袭的途径正在花样翻新，学术打假与财务打假，直到网恋打假，都变得日益困难。明窗净几、沐浴焚香的阅读与

沉吟漫步的苦思正在被短促的敲击与瞬息万变的调出、跳出和音像并举的火爆所替代。聚精会神的思考掂量正在被急忙的、迫不及待的八卦和怒气冲冲的对骂所排挤。网上的舌尖飞花、俊美靓丽、声音磁性的传播明星正在取代大学讲堂里拥有真才实学的白发教授与浩瀚巨著的辛辛苦苦的书写者。先是视窗与鼠标，其后是触屏，再后是手机也杀入了生活、杀入了头脑，不断膨胀，提供了最最全面的服务与引领，也许还有劫持。研究者、写作者、设计者的冷板凳正在减少，而火爆的铙钹齐鸣与眼花缭乱的屏幕音箱正在增加。博客代替着论文，微博代替着博客，碎片代替着体系，掷地喷饭的段子代替着掷地有声的思想，动漫与肥皂剧代替着原著，假出个样儿来装傻充愣白痴范儿的小品正在代替着正经十年磨一剑的戏剧与曲艺，一目十行的浏览代替着千辛万苦与虔敬忠实的阅读，速成的传媒明星代替着苦学苦练的学者与艺术家，信息的数量与传播的速度代替着真实、确切、深刻、独创和严肃，我以我语戏九州的胡说八道巧言令色正代替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深邃与悲苦。

当然，信息技术的发达首先带来的是信息民主，是文化民主，是参与传播和有所评议、有所动静的大众普及化，是大众对于权力包括精英们的话语权力的监督，是各种自发舆论的飞速形成。例如一个又一个的贪腐事件与坏人坏事的揭露，都是网络打的前锋。我们也十分珍惜网络上发人深省的片言只语与流光闪电，但是，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却是网络的水准远远不足以体现文化、科学、思想、智慧，以及品德的质量与高度。甚至网络信息的人云亦云与平均数性质正在损伤一个民族高端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与可能。海量化的真伪莫辨、良莠不齐的信息可能成为佐酒的谈资与搞笑恶搞的素材，却很少能体现高深伟大的学问智慧。网上的舆论可能极富杀伤力，可能用来慑奸惩佞，也可能带有一定的粗糙、盲目、煽情，乃至流氓性、破坏性。网上的艺术可能迅速扩散，也可能是无厘头的戏耍，例如“翠花上酸菜”，例如“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例如“草泥马”，例如嗷嗷叫春的歌唱。

也就是说，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

瓦釜雷鸣的颠倒局面，造成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造成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尤其是，造成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北京话叫作“催呗儿”。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的不幸状况。境外的学者以这样的思路研究过语言的霸权，并且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例如有助于我们克服教条主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也需要用这样的思路研究信息技术带来的异化现象。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与招人喜欢的外表与音色，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荼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速成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当其冲地被冲击。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

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这种君临人类文化传播的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

当然，我不是不知道，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问题还在于，我们这里有领导在目光炯炯地把着政治关，有市场与传媒联手推进着小品段子式与闹腾腾大片式的产品，唯独缺少的是权威的、有公信力、有自信力的专家队伍。精神猥琐的孔乙己的学弟学妹们虽然知道回字的三四种写法，却面对市场、传播、信息大潮及某些隔靴搔痒的领导而一筹莫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还有院士，我们的人文科学却只有争不完的议、告不完的状况、回避不完的敏感话题与花样翻新、内容空洞的仿制品。这样，在权力、市场、传播的合作中，缺少了专业性、学术性、高端性专家的位置与声音，客观上把专业、学术、高端评估活动的权威与功能拱手让位给境外煞有介事的机构、学者与学术书刊。对待舶来的另一种隔靴搔痒，或涉嫌另有所指，有时候我们拜倒匍匐，有时候我们盲从照搬，有时候企图骂倒却又力不从心，有时候则是闭门造车乱哄哄地自吹自擂，图个吉利，硬是拿不出像样的货色。

不论出现多少伟大的议论和愤怒，传播信息科学技术与手段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既无法抑制“数量×速度”的狂欢，又不能挽救精神果实、质地品位的颓势，无法使严谨文化人的憔悴与寂寞，发育成传播明星式的丰腴红火，无法使浅薄雕虫小技的得意洋洋提升为殚精竭虑的深度思考，

无法让烧钱式、起哄式的炒作进化为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求索与在精神阶梯上的攀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可以在高等院校，在科研机构，在有头脑、有见识、有良心的知识界中坚持怀着对真理的追求与献身精神的，以勤为径、以苦作舟的学理研究与艺术创作。我们仍然可以不懈地追求独到、高端的思想智慧。尤其是，我们可以勇敢地告诉大家，除了传播上的成功还有学识与创造上的成功，除了传播上的明星还有真知灼见的学人与艺术家，除了搞笑的段子还有或应该有经典的著作，除了印数与点击量还有专业的评估与历史的考验。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

我甚至想提议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布“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6月24日定为“网羞日”。至少要有人说话。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原载《读书》2013年第1期

底 线

冯骥才

一次，一位在江南开锁厂的老板说他的买卖很兴旺，日进斗金，很快要上市了。我问他何以如此发达？

他答曰：“现在的人富了，有钱有物，自然要加锁买锁；再有，我的锁科技含量高，一般技术很难打开，而且不断技术更新，所以市场总在我手里。”

我笑道：“我的一位好朋友说世界上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锁，因为锁是对人不信任，是用来防人的。”

锁厂老板眉毛一挑说：“不防人防谁？我赚的就是防人的钱。你以为这世上真有夜不闭户的地方吗？”

我说：“50年代真有。70年代我住在一座房子的顶楼上，门上只有个挂钩，没锁，白天上班把门一关钩一挂，从来没被人偷过。”

锁厂老板说：“那是什么时候，早没影儿了，不信你不锁门试试。”

我笑了笑没再说，我信他的话。我承认，一个物欲的时代和一个非物欲的时代，人的底线是不同的。社会的底线也在下降。所谓社会底线下降，就是容忍度的放宽。原先看不惯的，现在睁一眼闭一眼了；原先不能接受的，现在不接受也存在了。在商业博弈中，谎话欺骗全成了“智慧”；在社会利益竞争中，损人利己成了普遍的可以获利的现实；诚信有时非但无从兑现，甚至成为一种商业的吆喝或陷阱。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人的底线不知不觉在下降。

可是这底线就像江河的水线，水有一定高度，船好行驶，人好游泳。如果有一天降到了底儿，大家就一起陷在烂泥里，我们连自己是脏是净是

谁也不知道了。

所以，人总得有自己的做人做事的底线。其实这底线原本是十分清楚的。比如人不能“见利忘义”、“卖友求荣”、“卖国求荣”、“乘人之危”，不能“虐待父母”、“以强凌弱”、“恩将仇报”、“落井投石”，还有“不义之财君莫取”、“朋友妻，不可欺”，等等。

这个古来世人皆知的底线，也是处世为人的标准，似乎在被全线突破了？

底线是无形地存在于两个地方。一在社会中，一在每个人心里。如果人们都降低自己的底线，社会的底线一定下降。社会失去共同遵守的底线，世道人伦一定败坏；如果人人守住底线，社会便拥有一条美丽的水准线——文明。因此说，守住底线，既为了成全社会，也是成全自己。

然而，这两个底线又相互影响。关键是在你的底线有时碰到低于你的底线时，你是降下自己的底线，随波逐流，还是坚守自己，洁身自好，坚持一己做人做事的原则？有人说，在物欲和功利的社会里，这底线是脆弱的。依我看，社会的底线是脆弱的，人的底线依旧可以坚强，牢固不破。

底线是人的自我基准，道德的基准，处世为人的基准。

人的自信是建立在底线上的。没有底线，一定会是一塌糊涂的失败的自我，乃至失败的人生。有底线，起码在“人”的层面上，获得了成功的自我与成功的人生。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3年5月31日

现今中国只有富没有贵

沈 宁

若干年前，我的一部家族传记长篇小说要出大陆简体版，北京的出版社提议改名为《刀口上的贵族》。我不接受，争论许久。出版社在商言商，为招惹市场眼球，弄噱头多卖书，无可非议。但我绝不敢自称贵族，结果书名以《刀口上的家族》问世。

不过因为这场争执，倒引起我一点好奇。约略查查，发现现今中国社会确实热衷于贵族称号和贵族话题。商店商品的广告，贵族字句满天乱飞，电视剧在豪门贵族的情爱情杀，时尚剧也不乏咖啡店歌舞厅之类“贵族风”的渲染，网上还爆发过规模巨大经久不衰的“贵族”之争，甚至工人阶级先锋队也被称为“红色贵族”且沾沾自喜。章含之去世，媒体誉为“最后的贵族”，血统身世，不知典出何处。直至读到章诒和描写康同璧和张伯驹，才于无奈之中稍得安慰，那个小群体无愧最后的贵族之称，世事终于还没有混沌到令人绝望的境地。

再度察之思之，才明白，现在中国社会流行的所谓“贵族”概念，其实只是富，并无贵。网上的贵族之争，展示得最为明白，上海淑女与汝南公子，争来吵去，无非就是比阔而已，跟贵族与否完全不沾边。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古今中外，贵族里面自有许多恶徒和不肖子，为人所不齿，比如秦始皇的儿子。但我今天这篇文章，非在介绍分析或评价贵族的历史兴衰功过，仅仅是略微比较贵与富二者之不同，提醒诸君切勿把富当作贵。

似乎众口一词，说起贵族人家和贵族子弟，那就是养尊处优，颐指气